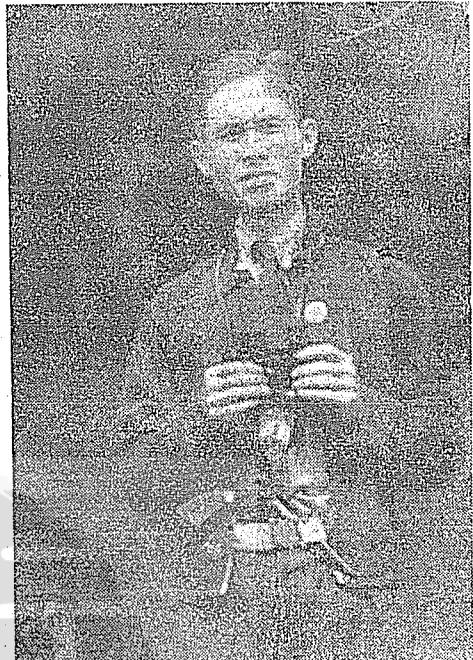


千里眼順風耳（五）

——通訊老兵憶當年

· 梅汝琅 ·

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



調職柳州攜眷奔波

抗戰前期，空軍兵力，敵強我弱，洛陽遭受空襲的時間多，偶爾也發生過幾次空戰，打下過幾架飛機，大快人心。洛陽土地乾燥而結實，校區防空洞有五丈多深，我們平常在防空洞裏躲警報，每天爬上爬下，要跑好幾次，婦孺們疲乏驚恐非常，空軍司令陳棲霞，爲安定士氣，勒令將軍眷後撤去武漢，玉玲便同母親和強兒，搭乘難民火車去武昌，京漢鐵路火車，擁擠非常，北上南下的難民羣，加上來往的軍隊，成千成萬，擁擠不堪，到了武昌，仍就躲不了敵機的轟炸，而且武昌沒有堅實的防空洞，父親在南昌得訊，曾派專人去武昌，想把玉玲等接去南昌避難，幸而玉玲知道我家情形複雜，和潘母以及她的子女們一向關係隔膜，不願和她們同在一塊，乃決定返

回洛陽，在驚魂未定中，帶着母親和強兒，還身懷着幾個月的胎兒，從難民羣中，由漢口擁上火車，到鄭州換車去洛陽，兩日兩夜，不但飲食無法吃到，尤無法安眠，車上人擠人，甚至還被人從身上踩過去，車到洛陽，我在車站人羣中接她們下車時，一個個從窗口鑽出來，狼狽萬分，吃盡了逃難的苦頭。

不久，王叔銘由俄國公畢返回柳州航空分校，我也奉命由洛陽總站調到柳州航校當教官，擋建錢塘江大鐵橋的暘春叔，乘着最後一輛火車，通過錢塘江，撤退到南昌，一人輾轉舟車來到長沙，暘春叔在通過鐵橋以後，就把大橋用預期裝好的定時炸彈炸毀，免得爲敵人利用，自己花了一無限心血完成的工程，仍舊由自己親手毀掉，很是傷心，暘春叔係國內有數橋樑專家，清華大學畢業，美國普度大學工程碩士，以後在廣西建造柳江大橋，在重慶組織纜車公司。

我們到了長沙，母親要照顧淑妹生產，他們住在洪濤好友陳祖舜同學家，我同玉玲和強兒繼續搭汽車先到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天然山洞特別多，是一個防空避難好地方，防空洞以七星岩最大，各地逃難來的機關和人員，人山人海，馬路上的行人，穿梭往來，擠得水洩不通，那時

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人統治廣西，文武分治，黃旭初任省主席，政績還不錯，公教人員和學生，一律穿着灰色或黑色布料制服，女子不施脂粉，剪短髮，和男子一樣勞動，挑担鋤地，男女老幼，衣着清潔整齊，簡單樸素，勤儉勞苦，且有禮貌，廣西的保甲制度，和戶口清查，都辦得很好，有一番勵精圖治朝氣蓬勃的新氣象。

我們在旅途中輾轉換汽車，經過困難波折，好不容易買到汽車票，終於到達目的地柳州，柳州比較是更深入的後方，敵機航程還到達不了，逃難來的機關和人員也不太多，我們很快地在城內潭中路租到了兩間民房，一路逃難，總算安定下來了，航空分校在河對岸飛機場，每天我拂曉起來，要走過柳河浮橋，搭乘校車去飛機場，航空分校敎官分飛行和學科兩組，學科組長王可贊，係我軍校同隊同學，畢業後去英國學習航空，敎官郭立三、饒國璋、萬一、張中立等人，都係早年留學生，為一時之選。

組成各地聯絡電台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被日軍攻陷，守城總司令唐生智，棄職潛逃，不知去向，城內秩序，一時大亂，日寇濫殺無辜同胞，數達卅多萬人，奸淫擄掠，無所不用其極，血恨深仇，不共戴天，國民政府撤退到漢口，發表抗戰到底政策，直到一兵一卒，爭取到最後勝利為止，廿七年（一九三八）五月，我奉到航空委員會密電，囑乘民航機飛赴漢口，向他委會報到，任務不詳，內子玉玲一人留在柳州，

正待分娩，軍令在身，不得已只有匆匆飛赴漢口，在漢口遇着妹丈周洪濤，也從昆明接到同樣命令飛來，使我們不知所以，摸不着頭腦，我們一同赴航委會報到，通信科長夏滄一指示任務，要我們各自籌組一個長波導向電台，分別駐紮浙江麗水和溫州，擔任特種任務，限期完成，什麼任務，仍予保密，一切行動以極機密處理，我們馬上調配人員，去工廠監製機器，工作人員一律穿著便服，因九江已經淪陷，乃循粵漢鐵路由株州轉南昌，到達南昌，已是兵荒馬亂，大家準備逃難，父親在湘桂鐵路萍鄉站當工程師，和潘母及子女在一塊，我走到家鄉梅村，近親只有炳禮伯在家，其餘都逃難離開，禮伯領我到家裏看看，

人去樓空，觸景生情，無限感慨，在家什雜物中，我取出先祖父祖母瓷板畫像兩板，攜回永作念，鄉間父老聽到我回家，紛紛跑來問長問短，驚慌恐懼，不可終日。

由南昌乘浙贛鐵路去衢州，同事李成源已先

我們到達，并在衢州架好了一個強力長波電台，設備相當完備，衢州空軍總站長邢剷非，和我們準備好了汽車把我們人員器材，分別運到麗水和溫州，我依限把電台裝好，和同網的漢口張丹魯之屏台，南昌樂業台，衢州李成源台，溫州周洪濤台，一連串五個長波台，構成一條空中無線電航路，晝夜廿四小時，切取連繫，隨呼隨應。

麗水航空站長錢國勛，係我軍校六期同學，航空班畢業，在行政事務上，幫了不少的忙，他係一位風流瀟洒的人物，很好客，酒量驚人，有一次他請我在杭州飯店晚餐，並由他邀請了幾

位浙江藝專流亡女生，大家一時高興，吃了不少海鮮，三打啤酒，吃得杯盤狼藉，錢兄并酩酊大醉，這係我生平喝啤酒最多的一次。我電台裏有位見習官航訊班二期學生呂鴻亮，高高身材，長得瀟洒英俊，風流倜儻，但調皮之至，整天和一些流亡女生混在一起，並時和錢站長爭風吃醋，生是生非，使我一時調停煞費周章，呂鴻亮後來離開空軍，廿年後，我們又在台北重逢，他已改名爲呂維亮，竟成了一位叱咤風雲威振一時的反共游擊總指揮，在浙江定海一帶，和共產軍作戰，迭建功勳，和雙槍黃八妹齊名，返台後爲當時國軍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所賞識，從此擔任台北淡水高爾夫球場負責人，成爲體育界風頭人物，活躍應酬於高官顯要之間，時常領隊赴國外參加高爾夫球賽。

測得我機轟炸東京

一九三八年五月廿晚，我接到漢口電台通知，要親自督導加強同網聯絡，並以長期守聽爲主，不可隨意出呼干擾，知道有特殊任務，不一會出現了兩個飛機電台的呼號，我們先用辨證信號，證明係我台，接即保持連絡，長期守聽，一夜

到天亮，不斷供應氣象和情報，開放定向和導航，任務完成以後，才知道那係一次遠征日本任務，第二天報載，我國空軍馬丁重轟炸機兩架，由大隊長徐煥昇、副大隊長佟彥博，分別駕駛，由漢口起飛，飛往日本東京一帶，投擲宣傳紙彈，安全返防，這一次黑夜越洋航行，經過南昌、浙

江出海，利用無線電定向，隨機通信長陳光斗、吳積冲，和陸上電台配合密切良好，創立奇功。

徐煥昇以後在台灣積功升充空軍總司令，退役後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陳光斗繼我後任國防部通信局長，退役後任輔導會電子公司董事長，佟

彥博、吳積冲則在大陸淪陷前，飛行任務中失事殉職。

長女強華，剛巧在五月廿日在柳州出生，我接到玉玲拍來的電報，在同一天，公私兩件大喜事，使我高興萬分，在空襲東京任務完畢，我和洪濤奉命返回漢口復命，航委會和我們擺上慶功宴，夏滄一科長并力邀洪濤和我，繼續和他們工作，或在工廠或在電信隊，我們一方面因家眷已內遷柳州昆明，急于回家，一方面知道通信科裏幾位同事，軍校同學夏尚忠、潘明、董心怡、王恭等人，在和教練所學生鬧人事摩擦，搞得白熱化，夏尚忠任電信隊長，大家彼此搞派別，勾心鬥角，互相攻訐，我和洪濤不願捲入人事漩渦，堅決要求返回航校當教官，清閒自在，與人無爭，果然不久，他們人事愈鬥愈烈，夏滄一科長去職，夏尚忠隊長關進監牢，董心怡和教練所學生汪繩祖因貪污及間諜嫌疑被航委會槍決，把空軍通信人事，弄得烏烟瘴氣，因誹謗案、貪污案、奸細案，吃官司、坐監牢的數十人，使全軍通信人員幾年抬不起頭來。

我和洪濤把公事辦完後，離開漢口去長沙，會晤母親和淑妹，淑妹已產長女，名湘元，（現改為一中），已經滿了月，我們和她收拾行李傢什，搭上公路車，經衡陽桂林，到達柳州，華兒

也已經滿月，長得面團圓，逗人可愛，洪濤係小在一塊團聚，十分愉快高興，幾天後，洪濤便和淑貞搭汽車，經貴陽去昆明航校任所去了。

婚後第一次來到我家，我叫了一桌酒席，大家老少在無線電總台，交往很好，他好學忠誠，工作相當順利得意，也許野心慾望太大，終久落得一個身敗名裂悲慘下場。

西遷時期幾件大事

貴陽大轟炸的徵候

在我們離開長沙後兩個月，武漢失守，國民政府再後遷重慶，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長沙警備司令鄧悌，在敵人還沒有攻抵長沙前，慌張失措，沉不住氣，爲了實行焦土抗戰政策，一把火把長沙整個燒得精光，千萬人民生命財產，付之一炬，悉化爲灰燼，在抗戰史上，留下最荒唐慘酷的一頁，事後警備司令鄧悌，因有虧職守，貽害生靈，經政府判處極刑，張治中後出任國民政府政治部主任，國共和談期間，擔任中央代表，解放前夕，趁和談代表之便，投靠中共，以後病逝北京。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九日，行政院長汪精衛，目睹抗日戰事失利，前途暗淡，由於投機心理所使，由重慶飛赴昆明轉赴越南河內，在河內發表馳電——（即廿九日電報）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所提東亞新秩序，隨後赴南京，組織僞南京國民政府，一切聽命於日本，做抗戰期間的頭號漢奸，終於在抗戰勝利前，在東京病死。抗戰勝利後，汪妻陳璧君，僞政府代主席陳公博、褚民誼，被政府處死，周佛海病死獄中，陳、褚、周諸氏，都係早年革命人物，中央的大官員，漢奸，空軍在那時沒有成立汽車部隊學校搬家運輸，唯有靠西南運輸處西南公路局和民間轉運公司三方面的車商汽車，付費用，西南運輸分處長

府處死，韓氏在成都沙河鋪航委會當作戰科長，我在無線電總台，交往很好，他好學忠誠，工作相當順利得意，也許野心慾望太大，終久落得一個身敗名裂悲慘下場。

陸大畢業，在僞南京政府負責僞空軍，也被政府處死，韓氏在成都沙河鋪航委會當作戰科長，我在無線電總台，交往很好，他好學忠誠，工作相當順利得意，也許野心慾望太大，終久落得一個身敗名裂悲慘下場。

辣椒可以增加防寒氣的身體抵抗力，貴陽小酒店特別多，辣椒人人能吃，鴉片館林立，貴陽人癮君子確也不少。

空軍在那時沒有成立汽車部隊學校搬家運輸，唯有靠西南運輸處西南公路局和民間轉運公司三方面的車商汽車，付費用，西南運輸分處長

王國華，係賜春叔清華同學，西南公路局長莫衡係賜春叔朋友，由於這種人事關係，雖在困難中，承他們兩位幫忙不少，還有貴州省政府主席吳鼎昌，係中央親信人物，協助支持航校遷移，如借用倉庫和學校，接應過境人員和器材，方便照顧很多。

航空分校飛行學生已經在祥雲開始訓練，而我們在貴陽辦了半年運輸，還不能完成結束，其交通之困難，可以想見，強中兒已四歲，聰明活潑，在貴陽進了幼稚園，他自小就喜歡音樂和圖畫，在旅館裏常和一些逃難旅客玩耍，學會了吹口琴，常在幼稚園表演，有一次幼稚園主任陸美亞，推薦他去參加勞軍義演，他獨奏口琴，用復音吹奏義勇軍進行曲，戲院裏觀眾滿座，以一個四歲的小孩，口琴吹得這樣好，一時博得不斷掌聲，表演完畢，省府吳主席夫人還跑來和強兒親善一番，新聞記者也來拍照訪問，第二天在貴陽日報上還為其表揚介紹。

二伯父和賜春叔兩家共十人，由桂林逃難路經貴陽，前往重慶依就在立法院服務的汝璈哥，一路露宿餐風，冒敵機轟炸之險，到達貴陽，大小狼狽不堪。還有同學甘蘭聲，隨着航委會去成都，在貴陽旅途忽然患了急性盲腸炎，住在南門外中央醫院，因開刀稍晚，腹部已化膿，又轉成腹膜炎，生命垂危，我每天騎着自行車，從城內去南門外油榨街中央醫院看他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我照例去醫院探望甘蘭聲，他要我到城內熱鬧街四海春廣東店和他買些粵菜，我離開醫院，回到城內，本來想順便先買點心，

再回旅館，經過遠東大飯店，看到馬路上掛着的大時鐘，時鐘正指着十二點，正是旅館開午飯的時候，誤了飯要自己另花錢上館，於是立時改變主意，先回旅館吃飯。

當我一進旅館門空襲警報，嗚嗚地作響，接着便是緊急警報，貴陽沒有重要軍事目標，已往敵機也未曾經過貴陽，即使偶爾有空襲警報，大家都若無其事，很少疏散，我這次也不例外，和母親及妻兒在旅館裏吃午飯，閒話家常，忽然間嗡嗡敵機聲，遠自天空緊接而來，人們都來不及逃避，炸彈就像雨點般從空中墜下，旅館門窗玻璃，震動得倒塌破裂，街道上黑烟四起，人嘈嘈雜鼎沸，我和家人縮成一團，躲在餐桌底下，不敢動彈，桌子上滿堆着棉被，不一會機聲遠去，警報解除，外面已是呼天喊地，叫媽喊娘，鬼哭神嚎，一個個傷患扭過旅館門口，我騎着自行車，奔向熱鬧區十字路口，但見沿街死傷遍地，十字路口已成一遍瓦礫，四海春廣東食品店，亦化成了灰燼，民衆傷亡近萬，這就是所謂廿八年貴陽「二四」大轟炸，日本敵人給中國的另一筆大血債。那次我也許是神靈保佑，也許因為家庭經濟負擔太重，（母妻子女一大家人，還要負担機關讀書費用），僅以念頭一轉，沒有去四海春買點心，先回旅館吃飯，否則一定會被炸死，我生平不信鬼神，那年農曆正月初一，却破例大擺香案，備酒菜，點蠟燭，頂禮膜拜，慶祝我全家老幼，幸免于難。

「二四」轟炸以後，我運輸處結束無期，為了減少空襲顧慮，就搬到城郊水磨河住家，每次

逃警報，只要涉水走過一條小溪，就是田間鄉野，目標疏散，附近鄰居衆多，沈蘊存同學，在通信兵第三團當團附和營長，好友史說的家眷，和沈蘊存在一棟屋子，史說在陸軍部隊服務，我因去雲南航校遙遙無期，而且祥雲在緬甸邊界，路途太遠，想留在貴陽或是去四川工作，就寫信給重慶軍訓部通信兵監華振麟師，請其在貴陽通三團或重慶通信兵監部給我一份工作，華師給我回信，只允在通信監部給我一名中校技士職務，未能為我接受，不久我又奉航委會令調赴遵義軍令部密碼班受密碼訓練，妹丈周洪濤也得同樣命令調訓，因此他便攜同妻、女、子由昆明來貴陽和家人團聚。

柳州歷險南寧會戰

我在遵義密碼班接受訓練三個月，學得了一些通信保密，破密的特種技術，訓練班主任魏大銘，係軍統局諜報通信領導人物，訓練後，在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八月間，又奉令調柳州空軍第十總站通信股長。柳州係敵機經常轟炸的前方，玉玲等既經千辛萬苦搬來大後方貴陽來，自不宣再回向前方柳州，但貴陽經過「二四」大轟炸以後，亦非安全處所，而且逃難來的人越來越多，街上人擠人，生活程度日高，把家眷安頓在貴陽，也不是個好辦法，真使我們躊躇萬分，在三個月，對於遵義情形還熟識，遵義係川黔公路的一個站，沒有遭遇空襲，中央機關只有陸軍大

活程度也較低，陸大有我軍校同學鄉友胡獻昂，密碼班有教官鄉友魯育民，必要時可以託託他們。就近照顧，于是就和玉玲商量決定把家眷遷住遵義，我們在縣政府街找到了兩間民房，那係一棟架空在河邊的簡單房屋，潮濕得很，鄰居有前柳州航分校教官時任浙江大學註冊主任萬一，我們家在遵義住了將近兩年。

在我把玉玲等安頓好了以後，先去祥雲航空分校辦理運輸結束，再轉回柳州空軍總站到差，這時洪濤已在霑益空軍總站任通信股長，我先在霑益住了幾天，再赴昆明，昆明氣候溫和，四季如春，山明水秀，風景宜人，俗謂「昆明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秋」。航校本部駐在昆明，祥雲離昆明還有兩天汽車路程，係距離緬甸邊境附近的一個小縣，荒涼之至，那時敵機航行半徑還達不到雲南，所以航校幾個班都在雲南省昆明楚雄祥雲等地，飛行訓練比較安心。

我回到柳州總站以後第一步工作，加強防空情報通信，廣西省境內的防空情報基礎相當好，通信很靈活，柳州總站外圍，還有很多航空站，都需要有線電和無線電連絡，敵機經常空襲廣西，柳州不時有空襲，每次空襲，我都守在總站辦公室電話機旁邊，督導工作，要等敵機快臨機場上空，才跑進機場近旁山洞內避難，柳州機場消防隊長劉致中，就在某次空襲中炸死。

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一月九日，次天強民在遵義出生，二月間國軍和日本軍在南寧大會戰，蔣委員長親臨柳州指揮軍事，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將軍也來柳州督戰，有一天夜晚，敵機更番輪

流轟炸柳州機場連續八次，一批又一批的緊跟着來，我機在夜間不能起飛應戰，只有在地上挨炸，機場被炸得稀爛，滿場起火，情報電話損壞不通，我同總站長王立序及有關勤務人員，在山洞指揮所，一俟每批敵機離去，奮不顧身，乘着汽車馳奔機場搶救，到了機場，忽又看到山洞指揮所發出紅色信號彈，表示下一批敵機快要到臨，如是者數次，終於有一次司機駕駛汽車回頭向山洞疾駛，黑夜誤碰到一個炸彈坑，一個倒栽葱，汽車四輪朝天，王總站長腿骨折斷，我幸未受傷，剎時間敵機已臨機場上空，我因受驚過度，兩腿已軟，只有爬向機場邊山洞裏去。

南寧會戰結束，我因通信情報有功，榮獲記功晉級，當時陸軍第五軍杜聿明部裝甲兵部隊，在崑崙關戰爭失利，第二百師長戴安瀾陣亡，胡獻羣裝甲兵團，潰不成軍，損失慘重，戰後集會檢討，大家把失敗責任推到通信連線上不靈，軍長杜聿明給通信營長席代玉記槍斃一次，代玉係黃埔四期生，和我早年在陸海空軍總部交通處電台同事，我們在柳州相見之下，談到通信兵這門工作，甜少苦多，有過則顯而易見，有功則容易埋沒，尤其是在陸軍部隊，部隊向前推進的時候，通信兵要在最先把電話線架好，設若部隊向後撤退，通信兵要等到最後才能收拾作業離開，打了勝仗，係步騎砲兵的功勞，吃了敗仗，大家很容易把責任推到通信身上，即使在空軍，在抗戰剩餘期間，空軍多少機場塔台和載波台，因戰事失利轉移撤退不及，被俘犧牲或壯烈成仁的，不計其數，真可謂為無名英雄，此外在我服務國

軍通信近四十年期間，據我所知，因通信業務過失被革職、坐監、處死的，大有人在，我很憐憫，能够功成身退，但今日回憶前情，心中仍有餘悸。

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我在台北一個節日，國防部派我代表蔣部長訪問國軍退役將官，在榮民之家台北梅園，遇着席代玉，他隻身在台灣，身患痼疾，一人一間小房，自己做自己吃，孤苦伶仃，甚為可憐，雖然政府對退役將官，還算有個照顧，但如此晚景，確實淒涼，令人嗟嘆不已。

空軍通訊戒律森嚴

南寧會戰不久，我由柳州空軍總站，調差到成都，擔任航委會空軍典範令編纂委員，道經達義家裏，這時強兒已進小學，華兒快到三歲，民兒已滿兩月，兒女天真活潑，這次我本想偕同母親和妻兒去成都，祇因感覺達義太安靜，敵機從未來光顧，而且我家老小五口，交通困難，「蜀道難，難如登天」川黔公路一時不易買到客車票，敵機在重慶陪都肆虐，不分晝夜，有一次重慶大轟炸，把市中心區炸成焦土，防空隧道裏悶死兩萬多人，警備衛戍總司令劉峙記大過，為抗戰期間大慘劇之一，很多人攜家帶眷，道經重慶，警報聲一響，奔跑着逃命，或是老小衝散，或是行李丟失，大家一提到重慶轟炸，莫不談虎色變，因此一動不如一靜，家眷仍以住在遵義，比較安全，我在家裏盤桓了幾天，一人獨自去重慶轉成都。

在擔任編纂委員一段時期，生活相當舒適，主任委員係航委會副主任沈德燮兼，由副主任委員王衛民負實際責任，王氏對委員們相當禮遇，人一間房，伙食很好，任憑你寫作，不規定上下班時間或簽到打卡，也沒有行政雜務干擾，我幾年來忙於工作，一直很少看書時間，正好趁這機會用功一番，編委會在成都南門外沙河舖航委會最末端，空襲時走向附近四野疏散，暇時坐坐茶館，四川為天府之國，氣候溫和，物產豐富，成都號稱三多，茶館多，毛廁多，老鼠多，大小街坊，隔幾十步就有一家茶館，茶館隔壁就是廁所，老鼠滿街跑，坐茶館聊天擺龍門陣，在四川係一種享受，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所費也很小，四川人大多口齒伶俐，能言善道，尤其喜歡爭辯是非，我想大概和坐茶館有關，成都小吃頗有點名氣，有小北京之譽，賴湯圓的麵點湯圓，姑姑筵，哥哥傳，不醉無歸幾家館子的酒菜都是美味絕倫，價錢也公道。

我差不多每天晚餐以後，總愛由編委會步行到航委會大門口馬路大街散步或坐茶館，三兩天走去郵局丟一封家信，但在八月間（一九四〇）約有三個禮拜，沒有接到玉玲的信，使我日夜不安，料想家裏一定出了什麼事故，果然在三禮拜草藥叫做牛耳大黃，搗碎後用酒敷着痛處，才漸漸見效痊癒，我接信後，立即請假去遵義探望，玉玲身體已復原大家歡快團聚，她又告訴我，在她患病期間，躺在床上起不來，有一天華兒一

民國卅年初（一九四一）空軍首次召集通信會議，由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將軍親自主持開幕致詞，強調通信人員，負責任守紀律的重要，會期三天，討論中心議案多項，就中以通信隊長程培豐所提一個改革方案討論最久也最熱烈，我在編委會也和當時負責通信的航委會通信科長吳順明等草擬了一個通信革新方案，這兩個方案都各有見地，大家辯論得最有勁，難以決定取捨，最後還

立，要在最短限期内，佈置很多電台，架設通連，要在最短限期内，佈置很多電台，架設通連，對于日後空軍通信的發展，深具影響。

美志願隊來華助戰

民國卅年（一九四一）初夏，航校前美籍顧問退伍空軍上校陳納德，在美國組織志願航空隊，來華助戰，預定基地設在昆明，雲南地處西南邊陲，窮鄉僻壤，交通阻塞，人烟稀少，通信情報不靈，志願隊進駐昆明，向我政府提出一項重要請求，就是要把雲南省的通信情報網，先建立好，飛機才能進駐昆明，航委會派我負責去籌劃建

失不見，一時我母親和玉玲急的不得了，立向對街縣政府報警，在街頭巷尾，鳴鑼尋人，結果找得華兒，酬謝了警員七塊銀元，全家虛驚了一場，雖然事已過去，但我和家眷長期分開，終非善策，惟在當時交通困難，公路局客車票極不容易買到，最少要預先在好幾個月前訂票，而且重慶整天在空襲警報中，拖家帶眷，安全顧慮太多，我個人來往成都遵義，係搭空軍轉運所運汽油便車，這種便車，在那時眷屬還不准搭乘，迫于不得已，玉玲等祇有在遵義住了兩年，因為房子建在河邊，經年潮濕，除了患過一次嚴重的關節炎外，晚年在台北美國的風濕病，可能導源于此。

我在編委會工作一年，編了一本無線電教範，一本通信教範，還和楊相林、朱玉堂兩委員，合編了一本轟炸教範，我擔任通信之部，以後空軍各學校部隊有關訓練，即以這些教範為藍本，奉軍事委員會頒給我陸海空軍獎章和續學獎章各一座。

民國卅年初（一九四一）空軍首次召集通信會議，由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將軍親自主持開幕致詞，強調通信人員，負責任守紀律的重要，會期三天，討論中心議案多項，就中以通信隊長程培豐所提一個改革方案討論最久也最熱烈，我在編委會也和當時負責通信的航委會通信科長吳順明等草擬了一個通信革新方案，這兩個方案都各有見地，大家辯論得最有勁，難以決定取捨，最後還

各縣各鄉各鎮的有線電話，任務急迫而艰巨，那時國內通信器材不能自造，一切來源，要靠美國租借法案供應，工作人員，一時也調派不够，只有在各地登報招考，招到人員後再開個短期訓練班加緊訓練，由第五路司令王叔銘兼任訓練班主任，我充副主任，負實際責任，我一方面要佈置電台，勘察線路，一方面又要辦理訓練，規劃課程，還有器材人員和經費，在在需要張羅奔走，接洽磋商真是誠惶誠恐，兢兢業業，日夜忙個不休，費盡了心力，幸好事關重要，各級機關長官極力支援，就中以志願隊通信處長威廉姆中校，對於器材供應和運輸，以及技術訓練和指導，協助幫忙最多，威氏係陳納德外甥，我和他打交道合作得很好。

經過約半年時間，昆明區通信情報，總算大體部署完成，志願隊大批戰鬥飛機，陸續進駐昆明，我空軍由劣勢兵力轉變為優勢兵力，戰果輝煌，對抗戰貢獻極大，王司令兼航空學校教育長

，這段時期，對我的工作，非常支援鼓勵，有一次防空總監黃鎮球來昆明視察，他特別為我介紹晉見，嘉獎我的工作績效和精神，我僅以一個空軍上尉，能夠為國家做點事，而且我又是第一次和盟軍合作，自己也感到欣慰和自豪，因此，航委會在這時選派兩名無線電人員去美國勝利無線電公司學習，我因任務未了，失去機會，結果派了胡鳴善和陳乃寧兩位去美國，實習兩年。

妹丈周洪濤在昆明航校當教官，全家住在昆明鄉下，我因公赴貴陽招考學員，趁便赴遵義向空軍轉運所交涉到一輛運器材卡車，留下一些空

位，從遵義把玉玲和母親及強兒華兒民兒一家老小，搭乘去昆明。司機技術惡劣，在離開遵義不遠，汽車開到田塍溝裏，差一點掉下懸崖有驚無險。

我們在昆明住在五路司令部附近黑土鄉，工作和疏散較為方便，昆明天氣很好，四季如春，令人爽快舒適，可是鄉下相當貧窮，住屋簡陋，環境衛生尤其惡劣，我們租住在一所泥土築成的民房，又矮又黑，臥室裏只有一個通氣小窗，白天伸手猶不見五指，豬舍牛欄和人混住在一棟屋子裏，蒼蠅蚊子臭蟲蚤虱，特別的多，菜飯擺在桌上，蒼蠅馬上爬得滿盤都是，用筷子趕走了，一待筷子放下，蒼蠅又飛來，孩子們生活起居不得哭叫不休，苦不堪言。

昆 蓉 道 上 汽 車 肇 事

我在昆明任務完成之後，民國卅年秋（一九四一），便和妻兒等一行五人，搭乘空軍轉運所運

汽油卡車，由昆明回成都，母親留住昆明洪濤家，我們全家五人坐在車後汽油桶上，沒有車篷，車身是露天的，日晒夜露，雲南四川兩省，沒有直達公路汽車，區間車雖然有，但買票太困難，供不應求，在大後方來往逃難的人多，一般旅客祇有搭乘軍公商機關的便車，這等便車，係司機利用他的職權機會，搭載私客，索價沒有一定標準，隨司機要，這些私客，大家稱他們為「黃魚」，司機就利用黃魚客，發其國難財，所謂「馬

，最為大眾稱羨，因此生活紀律風氣，敗壞到極點，汽車停到每一站，尋花問柳，吃酒賭博，加上車輛公路情況不好，肇事率非常高，在昆明去四川的省道上，陡壁懸崖，崎嶇彎道，廿四拐，七十二彎，釣絲岩處處驚險百出，沿途車禍，日數十起，傷亡時有所聞，真是出門三分險，大家視坐長途汽車為畏途，談車色變。

抗戰期間汽油來源困難，油價昂貴，政府為呼籲大家節省汽油，倡導「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司機們要貪多點錢，除了私搭黃魚客以外，還要利用種種方法省油，把省下的汽油，偷賣高價，因此在行車的時候，到了山頂下坡，總要把油門關掉，讓汽車順着山坡一直衝下來，有時彎來拐去，衝下半個多小時，車身沒有引擎控制車禍更容易增加，當我在昆明一坐上這部運油卡車，心裏就有這樣一種預感，深怕如上次由遵義來昆明一樣，再翻車出事，汽車第一天在瀘州歇夜，第二天進入四川境內，到了球溪河吃午飯，午飯後司機吃得醉醺醺踏上油門，把汽車向前直駛，剛好和對面快速駛來的另一部空軍卡車，快要碰個對正相撞的時候，我們的司機，把駕駛盤向左邊一偏閃過了對面來車，幸未相撞，還一直向前開快，可是因為輪盤太偏左沒有改正過來，汽車滾上左邊人行路上，一時剎車不及，直朝着路邊一間茅屋撞了過去，把站在門口的一個三歲大孩子，立時壓成肉醬，司機着了慌，刹不住車，車子繼續向拐角懸崖慢慢的溜下去，幸好碰着那裏有一根電報木杆，把車子擋住，車身成為四十五度的角度豎立着後面的汽油桶亂滾，我們一

家五口坐在汽油桶上，剎時間強兒民兒三個小孩都被壓在汽油桶底下，一齊大哭大叫，坐在汽車前座的押運員，被玻璃碎片，打得頭破血流，司機立刻溜跑不知去向。

一幕驚險鏡頭，緊張萬分，我用力把汽油桶搬開，把小孩一個個抱出來，幸好都沒有受傷，

玉玲先跳下車，照顧小孩，民兒只有一歲被圍着，在人羣中我一下又看不見民兒，竊緊張了一陣，最後大家面面相顧失色，總算萬幸大家都沒

有受傷，壓在汽油桶底下的行李，因車身太傾斜

過度，一夜惡夢哭叫不已。第二天在公路上攔着一輛轉運所便車，駛到成都，又算是經過了一次危險。

我自己不敢攀上汽車把行李取下，只有付錢給

(未完待續)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公告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廿七日 (70) 財北國稅一字第0356號

一、主旨：六十九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自七十年二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截止，請各納稅義務人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申報。

二、依據：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

三、公告事項：

○應申報對象：

①營利事業所得稅：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包括獨資、合夥、公司組織及以營利為目的之其他組織，新聞事業、合作社、公用事業、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利事業，以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應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②綜合所得稅：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全年綜合所得總額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同居受扶養親屬寬減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均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申報。

○申報期間：

自七十年二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申報處所：

①營利事業所得稅向本局總局、陽明山分局或稽徵所申報。

○其他事項：

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如未按期辦理結算申報，應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九條規定辦理，並依同法第一〇八條規定加徵滯報金或怠報

②納稅義務人應於申報前先行繳清稅款，如使用支票繳稅，應先行填妥結算申報繳款書及三月卅一日以前到期之本市支票至各代收稅款機構，或在持繳款書證明聯併同結算申報，又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在經收稅款之金融機構有活期儲蓄存款戶，或在郵局開設有存摺儲金、劃撥儲金戶者，只要在申報時繳附以三月卅一日為提款日，蓋妥印鑑之繳稅專用取款條或提款單即可辦理申報。

③綜用合所納稅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所列之免稅、寬減及扣除項目或金額，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所列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或合定限制，致短繳自繳稅款，經稽徵機關核定補徵者，應自結算申報期限截止之日起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止，依銀行

④規用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納稅人經核准延期辦理結算申報者，應自四月一日起至其繳納結算應繳稅款之日止，依銀行規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

⑤年收入總額未逾三千萬元，申報書表齊全，申報純益率達到或高於擴大書面審核要點所訂標準，且如期申報者，可予書面審

⑥直綜合所納稅所得稅，申報退稅之納稅義務人，可利用其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在本市轄區內之郵局及本國銀行所屬各分支單位之存款帳戶，以

⑦納稅方式辦理退稅。二月份申報之退稅案件，本局將儘先辦理退稅。但

申報期限前以掛號郵寄申報書連同繳款書、支票(或取款條)及其他應附文件裝入本局印送之空白信封中合接納稅務人，只要填妥申報書連同繳款書即完成申報手續。